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次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史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五 起癸亥至乙丑凡三年

高宗十六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癸卯建太學以岳飛宅

為之 二月乙酉作景靈宮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

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

后神御併奉安之 三月乙巳築太社太稷壇 丙

午築圜丘 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甲戌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一 毀獄吏訊囚非法之具 閏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為

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

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

隣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

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戊申命史館編靖康

建炎忠義錄 乙卯王次翁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

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于檜者惟次翁一人

而已 五月甲戌張九成坐黨趙鼎南安軍居住

乙亥命諸路置放生池停給僧牒先是臨安府乞度

牒修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

吳皇后

張九成

張邵

朱弁

金陳王悟室

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徃徃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壬寅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

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特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二

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旣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歿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典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

緩中

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三

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

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

探策亦得

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歿，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

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歿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四

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

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弁字少章婺源人  
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  
氣雍容不蹈其險怪竒澀之弊平生多著述行于世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八月己亥鄭剛中獻黃

金萬兩庚戌詔監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 冬十二

月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是月賜

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

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

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式燕樂衍

所以示慶也非喬岳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五

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

異恩毋守冲節所請不允 己酉金遣完顏擘等來

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

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

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

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是歲

劉豫歿于金之臨潢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甲子臨安火是月樂平水鬪

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

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杜氏家

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月丙午，萬俟卨罷。已酉，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初，萬俟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三月己巳，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閎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閎講易泰卦。胡宏見其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六

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閣下日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而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史，從之。

著作郎林機希檜意，因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

白鏐

張伯麟

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檜復下詔申禁之

五月甲子李文會劾僉書樞密院事櫻炤罷之乙丑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罷即以言者代之六月

乙未賑閩浙被水之民丙申內侍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宣言閩浙大水燹理乖盭洪皓名聞華夷顧

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鏐于萬安軍

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秋七月戊

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倫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七

恐有飾詞不然則銓言過矣

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僞職臣敢愛

死以辱命遂縊而歿年六十一河間地震兩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論者謂倫雖少不知檢而大節不撓

前胡銓之疏豈亦有激于秦檜孫近而云然邪是月新建秘書省成帝臨視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

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冊府

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

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



張成

字承宗

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  
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  
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  
顧不善歟 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九月  
壬申徙趙鼎吉陽軍安置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  
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爲  
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絕口不言時事  
有問者唯自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  
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  
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八

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  
嘗爲翊善故也遂有是徙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  
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  
倔強猶昔 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請戒內外師  
儒之官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絕遺書俾勿傳誦秦檜  
從之 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安置乙亥朱勝非  
卒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張邦昌壻也始邦昌僭位勝  
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  
以謝敵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李綱之狂妄忌趙  
鼎則出之宣撫川陝人以此少之 十二月丁酉李

文會罷尋責筠州居住庚子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  
愿爲中丞迎合秦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簡牌至  
是論李文會遂代其位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已

未分經義詩賦爲兩科取士 二月戊寅增太學第

子負 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宅戊寅彗出東方

大赦 五月丙辰客星見 六月乙亥朔日食丁丑

帝幸秦檜第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絲千匹車駕  
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  
墳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尋書一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九

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 呂本中卒于上饒本中字

居仁好問之子希哲之孫公著之曾孫也希哲師程

頤本中聞見習熟稍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復造劉

安世陳瓘之門請益自是問學遠有端緒學者稱爲

東萊先生歷官直學士院謚文靖 冬十月丙子楊

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愿希秦檜意附上罔

下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十一月丙辰郭浩卒浩字

充道順德人起行陣屢立戰功歷樞密院都統制謚

恭毅 丙寅全給秦檜歲賜公使錢萬緡 閏月已

卯罷明法新科 十二月戊午置江陰軍市舶務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通鑑卷七十五

宋紀 高宗十六

十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六

起乙丑至壬申凡八年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

至千人壬辰帝親饗先農于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

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未今疆

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

勞賜耆老嘉與世躋于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一

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

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先是知度州薛弼言

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

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

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

之奏日聞矣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

壬寅毀諸路淫祠癸丑建秦檜家廟二月庚午朔

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辛卯造秦檜家廟祭器夏

四月戊午立選試武士弓馬去留格五月金韓企

先卒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

勸後進爲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爲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說訕凡見女真人率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括斝等言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歿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歿士談瓊孫也 秋七月壬申

張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二

張咸  
計氏  
似

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歿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浚于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歿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八月辛丑築高禩壇 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冬十月

戊戌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十一

月庚辰置御書院

十二月戊戌彗見西南方

是

月金遣使如西遼殺之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大石與其國鄰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

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己巳命諸路收試中原流寓

士人已卯禁監司郡守進羨餘壬辰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

貶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段拂參知

政事夏四月己亥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金主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雖初年國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三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

政朝官徃徃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

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醕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

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

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

廷王倣趙益興龔夷鑒等五月己巳貶提舉江州

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

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六月

月乙卯禁招安盜賊

秋七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

以吳璘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癸卯

辰皓

金殺甚巨

張宗元

趙汾

應辰登章

胡寅

罷剛中

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宥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效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歿天下聞而悲之時汪應辰通判袁州鼎子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歿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四

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歿黨符移訊鞫遍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鼎字元鎮解州人其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賣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初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副四川宣撫司至是罷冬十月辛卯朔日食己未臨安府甘露降十一月丁卯復賜進士聞喜宴十二月金

及蒙古和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

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字極烈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正月己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二月乙未段拂罷拂聞趙鼎歿于海南爲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遂罷爲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辛亥聽

趙鼎歸葬

三月壬午

以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五

胡寧

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爲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第也夏四月戊

子朔日食庚子秦熺乞避父子共政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壬寅命熺恩禮視宰臣班次亞右僕射以示寵異甲辰賜禮部進士王佐等三百三十人及

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朱熹熹時年十九先是以舉人

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

自是弊習稍革五月癸未放浙東副摠管李顯忠

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

惡之謂其欲私取故妻于金降爲平海軍承宣使台

段拂

朱熹

救顯忠



入下有司  
宜知

儲蓄

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 秋七月寬諸郡襍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六

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絀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八月丙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 禁州縣士民餘詞舉留官吏 閏月甲子命臨安平江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 九月丙午詹大方卒 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 金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

等皆有自爲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

人耳。十一月己亥，竄胡銓于海南。初，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語涉不平。至是新州守張棗承檜旨論銓與客倡訓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棗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咎爲守，聞棗以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咎卒。事乃解。潘良貴卒，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計輸帛數尺。

道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七

而已。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之類是已。世以爲名言。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葉夢得卒，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嘗

學蚤成，多識前言，往往行舉紹聖四年進士。歷官論奏行業，具有經濟，但受蔡京薦引，不協士論，或併其所長而沒之。雖時與京有牴牾，亦弗錄也。易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以皇

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壽禮

朱熹歸婺源

拜省丘墓宗族

二月丁丑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

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 三月癸未朔日食 夏

四月丙寅秘閣修撰張邵上秦檜在金國代徽宗與

粘沒喝書藁詔付史館以邵爲徽猷閣待制 鄭剛

中移封州安置子良詞除名壬申夜大風雷雨電震

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

避之越五日有龍鬪于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八

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

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

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完顏亮爲太

保領三省事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

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六月丁巳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訕

停官辰州編管 秋七月壬寅頒諸農書于郡邑

八月辛未刺浙東諸州強盜當配者充沿海諸軍

九月戊申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 劉勉之卒勉

張邵不終

金殺王

重農

劉勉之

謹定

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嘗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九

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

不取亦免  
稱之道

朱松

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

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  
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  
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  
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  
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  
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  
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  
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其自立之操類此上  
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

金殺第殺  
后

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  
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  
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世傳其爲仙云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  
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  
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  
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  
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  
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  
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昨王常勝平問其次

金內亂故  
使秦檜  
徽功於和  
議天之厚  
其毒也

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一

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辦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辦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办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

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死秉德等未有所屬  
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  
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  
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辦爲右丞相  
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  
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

施全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  
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壬  
辰詔磔全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衛通鑑卷七十六宋紀高宗十七十二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  
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

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啣之至是

追尊幹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

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

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

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

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

如前日邪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三月癸

未以余亮弼參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遣堯弼

施全

有生之氣

金徒單氏

季孟堅

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

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

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

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丙申下李光子孟堅于

大理獄流之峽州初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

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

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

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宥孟堅除名編

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

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三

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趨

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

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

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謂當遠竄夏

四月癸酉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閒田從知廬州吳

達請也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

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

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啣之將盡誅焉

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魯左丞相唐括辦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鞠至則殺

宗穎

程瑀

許忻

賀允中

吳元許

楊煒

沈長卿

王趨

吳元美

吳達



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其京殺留守斛祿補  
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  
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  
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  
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  
代朕事卿也 五月癸未秦檜上中興聖統 六月  
癸亥加秦熺少保 秋七月丙子罷招刺禁軍 八  
月甲辰朔雷州守臣王耀坐交通趙鼎李光停官  
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  
管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四

安誠

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  
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离喝  
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字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  
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戊辰右迪功

郎安誠坐文字謫訕編管惠州 秦檜有疾詔執政

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

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春正月癸未以兩淮民復業未久

寬其稅賦

金置國子監

二月壬戌以巫伋爲金

國祈靖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仍唯唯而退 癸亥以余堯勰兼僉

書樞密院事 授朱熹爲泉州同安主簿 三月金

大營宮室于燕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

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

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

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

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

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

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

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夏閏四月丁亥賜禮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五

趙達

周必大

部進士四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得趙達爲第一又

得周必大 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

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

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

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

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

第乂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乂里妻高氏爲修儀崇

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

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

恐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

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秋七月辛亥除薪米稅 八月辛未秦檜上

重修諸路茶鹽法 壬申韓世忠卒世忠字良臣延

安人性讜直以布衣應募致位王公勇敢忠義事關

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

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

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

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六

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

家凡十年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口不言兵部曲舊

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至是卒孝宗朝追封

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冬十

一月庚戌余堯弼罷 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

學田爲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

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救額菴院田詔可初

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

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爲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

守帥闕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

成閔 解元

劉寶 岳超

韓彥弼

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

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

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

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甲辰

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

趙鼎力詆和議言涉謗訕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

州丁巳遣司農丞鍾世明詣福建路籍寺觀絕產

田宅入官其後歲入錢二十四萬緡夏四月丙子

通鑑卷七十六宋紀高宗七 七

巫伋罷辛巳以章復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

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

鄉里來頗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

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五

月襄陽大水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秋九月癸

丑章復罷冬十月甲戌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

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煒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

蕭振貶池州居住十一月金葛王烏祿為濟南尹

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金主亮召之烏林荅氏謂烏  
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

王之奇  
王之荀

葉三省

王遠

金烏林荅氏

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  
至良鄉得聞自殺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正月己酉以李顯忠爲寧國軍

節度使

二月辛未改虔州爲贛州三月金主亮

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

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

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荆上京之名止稱

會寧府又改中原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

京大同府如舊王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

錫檜喜遷循友知建康府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六八

安置藤州

夏四月朱熹將赴同安往見延平李侗

遂受學于其門初楊時倡道東南從游者甚衆而得

其傳者唯羅從彥一人侗又得從彥之傳而樂道不

仕故熹特師之

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

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

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

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歿謂金主曰汝以我

之故不令求壽官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

我五月庚寅禁州縣以私意籍罪人貲產乙卯立

淮南諸州舉人解額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平地丈

五尺歿者甚衆。秋七月戊戌從秦檜所請命合州

取綦崇禮草檜罷相制所受墨敕。壬寅朱熹即同

安任篤於學校為文勸喻之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

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

之意哉蓋今之學者唯事科舉苟足以應有司之求

則怠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得志於

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

已者果何為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

以為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其誨人之切如此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十九

八月己卯賜秦檜建康府永豐圩田。九月庚子以

廷臣言禁採鹿胎。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

才僉書樞密院事先是才為諫議大夫上言浙西民

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

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

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

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均利從之。十一月乙丑以

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于秘書省遂為故事

十二月癸未禁民車服踰制。閏月丙申命檢正

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史才

水利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高宗十七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出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七 起癸酉至乙亥凡三年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

八月十五日試舉人戊寅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特

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

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

禧之孫事覺伏誅 三月乙亥賜禮部進士三百五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一

楊萬里

十六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楊萬里虞允文 始摧夔

虞允文

州路茶 夏四月丙戌詔諸路招補三衙諸軍 五

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造鈔引

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

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

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

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癸未汪藻卒藻字彥章饒州

德興人舉崇寧二年進士乙科先與王黼為太學同

舍不相能比黼為相黜通判宣州遂上書請祠寓居

晉陵凡八年屢起屢罷竟卒于永州雖居官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多所著述人競傳之葬于宜興陽羨後塢 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

遜僉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癸丑張俊卒戊寅帝幸

俊第臨奠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

於羣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始

授承信郎握兵最早屢立戰功爲兵馬大元帥封清

河郡王拜太師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

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 以敷文閣待制秦墳修

撰實錄院初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熈子墳爲榜

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熈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二

其醜愈彰  
為之奈何

墳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墳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秦檜擅政以來屏塞

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

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

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

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月壬午蠲旱

傷州縣租賦 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

州下田多爲積水所侵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

周環水  
刊

白茅浦

方疇

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侯高罷至此年，參預政者纔四人而已。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

貶永州編管。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壽寧縣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三

主什古幹，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師姑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邨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于師姑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于臥內遍設地衣，俛逐爲戲。

洪興祖

魏安行

十二月丙戌以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

秦檜疑其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為序京西轉運副

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興祖昭州安行欽州編

管瑀子孫亦論罪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西

遼耶律夷列歿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普速

完自號承天皇太后謚夷列曰仁宗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壬寅常州通判沈長卿仁

和縣尉芮燁以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燁武岡軍

編管三月壬申地震夏四月己酉施鉅罷以鄭

仲熊兼權參知政事五月丁未朔日食六月鄭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四

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

岳陽軍為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

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

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

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

火汴之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秋七月甲戌

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辛巳下趙鼎子汾等千

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

常先發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

謀起天獄

苒燁

今衿

趙汾

天

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曾江召錫告宗室

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

令衿飲別厚賚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

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

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也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皓居英州九

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行至南雄卒皓字光弼鄱陽

人始舉進士時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不允歷官

徽猷閣待制為金國通問使又稽北庭為金人所敬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五

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竟為秦檜所忌

不死于敵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乙未帝幸秦檜

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居相位

帝曰此事卿不當預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

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榘夜見臺

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已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

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是夜檜死年六十六檜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

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

十九年倡和誤國志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

沈虛中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言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竦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又任之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六

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歿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旣歿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秦墳出身初秦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

既已後之物不與去  
其亦萬字之概

楊存中

舉人覆試

尚登

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

虜如犬羊  
易喜易怒  
劉豫可誅  
王倫可殺

持不相秦  
檜必不濟  
不相檜十  
九年必不

濟然不還  
梓宮不于  
地則中國  
必不信檜

既遷既于  
握進入寇

會企之而  
亂耳

湯鵬舉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益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

陰受指○此

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歎不足贖也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七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丁酉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兼知臨安所曹泳于新州端明殿學士薛仲熊朱敦儒王彥傳

杜思旦皆罷辛丑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皆出爲他官十一月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乙丑復洪皓官釋張祈獄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巨細皆須奏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臣寮薦舉人才必三人以上會疏辛未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昉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諂附貪冒罷以趙逵爲著作佐郎初秦檜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欲収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召至一見光範檜喜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八

舟楫費逵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佛檜意者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水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諛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檜得疾死上微聞其事至是召逵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

重臺惡亦  
被虜要策

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  
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  
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聽張  
浚折彥質万俟卨拂各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  
戊寅鄭億年責南安軍安置壬午詔監司守臣禁羨  
餘罷權攝戢苞莖節宴飲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  
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 甲申命胡寅張  
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 乙酉董德  
元罷甲午以沈該叅知政事 乙未追貶王會循州

編管 丙申復張浚折彥質趙汾葉三省王趨劉官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九

官移胡銓衡州 丁酉禁川廣貢真珠文犀 召湯

任盡言

鵬舉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以啓賀之曰伏

審光奉明編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  
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  
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  
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奸臣無若  
秦檜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

在檜皆為  
小疵此際  
雖名糾彈  
其實回護

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  
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

子誰無野鳥爲鷺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



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  
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  
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順旨。應若影  
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  
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  
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  
貴之勢利。豈止于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  
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守之意。未罪竇嬰。而在位之  
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  
與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十

何功之有

檜大罪在

賣國降虜

若啓中所

云擢髮難

數蓋是時

和議方熾

故置之不

言以達時

苟

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  
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懸。唐室未聞。林甫之斲  
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  
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  
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貶  
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  
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  
宸。即大符於民望。明日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  
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  
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寔隆故四海之責望。尤

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詔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鵬舉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奸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

賈 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 二月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十一

遼事何日定

梁勛

此疑未決  
是大木不  
務徒尋枝  
葉

乙酉進士林東追誚秦檜上書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曦直徽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乙丑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四月戊戌罷鄉飲酒舉士法

程王並斥  
真奸言

朱冠卿

張綱

五月壬寅以沈該万侯嵩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  
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  
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  
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丁丑以程克俊

參知政事 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  
說 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日曆火實命史館重修

是月靖康帝卒于金 秋七月丁未彗星出井詔

求直言辛酉雨水銀 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

埴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淮南提舉朱冠卿言秦檜挾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三

私廢法埴等皆其子孫親戚門下儉人于是有官應  
試者所授階官易左爲右白身者駁放占用省額復

還後科 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事綱

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

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

篤守如此 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 壬子詔成都潼川兩路

漕臣同制置茶馬司審度四川財賦利害其實惠得

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者條具以聞 冬十月巳巳

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澄正 乙

宋王曾移瓊州編管以宋貺黨附秦檜責梅州安置

丁酉復安置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

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

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

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

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遂復永州安置 改光祿丞唐文若為

秘書郎文若為文思箴以獻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

其旅文王以典載舞于羽舜仁思成向戍弭兵春秋所懲蕭逸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于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

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 閏月丙午罷廉州貢珠 巳酉命軍人願歸農者人給江淮

湖廣荒田百畝復其租稅十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待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 十一月丙戌裁定六曹寺監百司吏額 十二月庚申賞應詔論事切當者

通鑑卷七十七

宋紀

高宗十八

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八

明賜進士勳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八

起丙子至己卯凡四年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正月戊子命侍從各薦宗

室京朝官才識治行者二人二月戊午以湯鵬舉

參知政事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

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

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高宗十九

一

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

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

佩弓矢具整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

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

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

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

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

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

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髮髯聞殿上語如嬰兒使

青衣傳宣界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

王十朋  
劉清之  
胡晉臣

陳康伯

捍海堰  
吏治

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  
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  
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  
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  
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南牧  
之議矣 三月丙戌賜王十朋等進士及第出身是  
科又得劉清之胡晉臣 辛卯万侯高卒高字元忠  
開封陽武縣人始附秦檜殺岳飛旣而忤檜去及檜  
歿帝將反檜所爲召高爲相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夏六月甲辰命臣寮轉對盡忠開陳毋  
應故事 戊申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戒監司舉劾守令勿得觀望徇私  
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癸酉張綱  
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丁亥授書郎葉謙亨言祀  
典不當請敕禮官酌取祭祀之式定爲一書名曰紹  
興正祠錄以爲恒制詔從之 冬十月癸卯築通泰  
楚三州捍海堰 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 朱熹任  
同安四考滿罷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  
學 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  
入貢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正月壬午禁諸路二稅折納增

價朱熹以考滿歸往見李侗于延平 二月丙申

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 三月辛酉

朔日食 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賊罪並許

以致仕恩任子 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

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

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

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

請彈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三

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

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縉締好歲事

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

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

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

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

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

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

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為參知

政事永固遂請老

六月壬辰太白晝見癸巳流星

金遷汴

金翟永固

金韓汝嘉

金綦戩



晝隕 秋七月金以李通叅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  
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  
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  
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  
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  
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  
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爲  
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纓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  
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  
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四

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  
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  
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  
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叅知政事通  
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  
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  
興兵南侵 八月甲寅地震 九月庚辰以王剛中  
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  
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  
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

黃中

趙子瀟

蔣粲

任古

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  
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

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

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

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徒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

退大怒左遷中官 十一月朱熹以養親乞祠 十

二月帝作損齋為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

寡欲清心省事 差朱熹監南嶽廟 兩浙轉運副

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

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五

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

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

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

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

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

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

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

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

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

上供米如數給之

水利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

行慶壽禮 庚申濬平江三十六浦以洩水趙子瀟

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

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二月甲寅詔取其

貶歿臣僚姓名議加恩典 金主亮謀南侵乃命左

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

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

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

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

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待亦不聽又遣使分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六

請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

燕時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

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

害者 夏四月辛亥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

次升擢以風厲之 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

州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

多有不識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

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

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

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

金張准  
敬嗣暉  
梁漢臣  
孔彥舟

金僉丁

吏治

孫道夫

出處

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丙申陳誠之罷已酉沈該以貪冒罷秋七月丁亥以質允中參知政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熹方控辭會言者論事似若侵熹者以故不至九月甲午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七

孝

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冬十一月丙午攢顯仁皇后于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

院事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且宜生

閩人也初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堂下

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予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

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途宜生方躡場

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

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

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

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訂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

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予以秘策

汝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八

渡江至泰州有大姓吳翁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

宜生備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

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鐘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

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

惟茶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

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予日者燕客執

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

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亟

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

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

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賚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奉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學士入賀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 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酉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甲戌詔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九

金以補漢  
京使

葉義問

皇子瑋

儲訓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遂得立制。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封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帝晚年乏嗣。抱望思之恨頗怨。張浚謂浚之處專亦大過云。三月癸卯賜進士梁克家等及第出身。又得一林大中。夏四月丙辰。

梁克家  
林大中

以賀允中兼權知樞密院事。六月庚午王綸罷。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十

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教授。檜竄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爲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八月丙午朔日食。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癸丑賀允中致仕。九月庚寅以李寶爲

賀允中

李寶

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月癸亥日中無雲而雷 十一月癸巳夜有  
白氣出入危昴間 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侍御  
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  
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  
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  
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  
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 是冬朱熹  
復見李侗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熹曰每一去而  
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汪應辰曰元晦師事延平父  
益不懈益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高宗十九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九 庚辰一年

高宗二十

紹興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 春正月甲戌朔以

日食帝不受朝太史言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

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

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

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奸萌戚屬無乖刺而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一

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

謹于備邊也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禮

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

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

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澗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又其

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

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

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壬午以楊椿

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熺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

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夏四月

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 五月戊寅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sub>論</sub>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二

以視緩急拱玠之子也 辛卯天申節金主亮使人來賀初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臨安景物繁華葳麗其詞流播亮因而羨慕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

山曰。曰。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爲淵聖發喪。議謚洪邁。曰。淵聖非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讐之意。不用上廟號。曰。欽宗。乙未。以吳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張去爲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六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三

月乙卯。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故遼人移刺窩幹叛。金圍臨潢。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于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

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  
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  
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  
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徃僞署  
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  
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  
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  
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  
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  
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四

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  
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字特本部族節度遂斡者言昔  
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  
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  
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于汴分

命諸將由唐鄧瞰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  
浙 初金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

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  
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  
者給東軍交相徃來晝夜絡繹不絕或者狼藉于道

金三路人  
皆有成謀  
我惟都堂  
一集議而  
已

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此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于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戊子貶周麟之筠州居住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五

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康伯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貶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

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  
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  
諸城門諭以金人弃信背盟無名典兵及本朝寬大  
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  
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  
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  
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  
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  
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六

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  
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  
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  
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僻  
蒼山者數十萬登人圍之久不下若首滕景告急於  
勝勝提兵往救之降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  
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  
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  
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  
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  
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  
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  
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  
日金兵死傷多遁去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  
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巳巳起復成閔爲京

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

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

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七

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

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

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

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

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

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已

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

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各皆令殺

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今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

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

金張浩

蕭玉

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奔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八

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甲戌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門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剛中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

李彥堅

王剛中



張正彥

彭青

劉海

曹休

李燾

王友直

王佐

王任

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馳軍青野原。益訓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

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

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

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

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

曰。身督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庚辰。以黃祖舜同

知樞密院事。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

潁河渦河口。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

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三十

九

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

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

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

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

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

為忠義都統制。九月癸巳。授燕人劉蘊古為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偽降。

以覘國而無機可乘。乃以首飾賄嚮。往來壽春。頗言

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談

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

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燬已啓詔許引接  
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  
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蘊古猶不  
獸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竒之繼改京秩  
通判鄂州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  
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  
西勝遣人邀之寶迎風至東海愴厲士卒赴援與  
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  
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  
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

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  
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  
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  
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  
牛金兵不能前多歿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  
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  
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  
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

河北河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  
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

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

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于大

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

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

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

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

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

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

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

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一

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

里朶爲帝廟曰睿宗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

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奔廬州退屯昭

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還揚州金主亮入

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

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

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

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

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

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王權還節制

政府有人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闔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權戶部侍郎汪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漫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金人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二

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

州。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煑死人膏爲油用之。乙丑。金人陷

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負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

劉錡之捷

陷重圍下馬歾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  
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  
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大破金人。

李宝之捷

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  
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

李公佐

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  
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  
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  
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  
敵大驚。掣石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三

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  
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  
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  
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  
甲糧斛。以萬計。餘物眾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  
不滅。初葉顥知處州。以法繩湯思退之兄思退。不

葉顥

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守常州。帝視

師建康道。毘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  
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

無旬月。儲未一年。節省冗費。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

召張浚

風水人火  
箭相遭天  
奇

羨餘顯曰名羨餘。他郡將效之。非重征。則橫歛。是民之膏血也。自我開端。貽禍他郡。不願為也。十一月

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是官。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其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赴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辨行宮儀物。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四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

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眾以為為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效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路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

魏俊  
王方

臺殺黑馬以祭天以羊一豕一投于江中召奔賂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五

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歟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

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效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六

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且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

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



張深

苗定

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

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

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

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七

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

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

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亦劉之

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

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于瓜州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

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

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

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

金耶律元  
宜

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弑趨入燕京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六

史臣曰完顏亮欲爲君則弑君欲圖鄰則弑母欲奪人妻則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它論至于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見行宮畧具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一時倚以爲重 詔罷教坊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

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九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